



# 开篇

爱情上，女人都有一本血泪史。

事业上，男人都有一部恩仇录。

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儿子叫林不寒。林不寒说了一句要干什么去，他睡着了，迷迷糊糊地没有听清，把脑袋伸出被窝，问：“儿啊，你说你要干什么去？”

“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林不寒说。

是儿子的声音，没错，儿子要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件好事。他同意了，说：“儿啊，这种好事，你怎么不带上爸呢？”

“人家不让带家属！”林不寒把嘴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再说，茶叶店不能没有您。爸也走，李掌柜的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李掌柜的儿子到学堂念书了，他念书，爸帮着李掌柜的照顾生意，我去解放

全中国，就这样，爸。”

林不寒就这样安排好了。他点点头，抓住儿子的手说：“儿啊，不带爸去也行，带上二斤好茶叶给解放军喝吧！”他摸着儿子的手，“你要早点回来，万一爸死了，李掌柜的生意得有人照顾，儿是李氏茶店的茶仙子啊！”

“他有自己的儿子，”林不寒挪开他的手，说：“爸，我走了。”

“等等，”他眨着矇目糊的眼睛，问：“儿啊，你今年多大啦？”

“十四五了。”

“儿啊，十五岁你要回来。”他把脑袋又搁在枕头上。“不管能不能解放得了全中国，爸得给儿说个媳妇，儿十五岁一定要回家，让爸看着儿续上了林家的香火再死。”

林不寒答应了，从柜子里取出爸一直珍藏着的两罐上等好茶叶，用布包了，把脸贴在爸只露出一半的脸上，说：“爸要活着，不许急急忙忙地死啊！”

他没有听见，又睡着了。

林不寒星夜出了朝阳门，爬上拉煤的火车缩在角落里，天没亮就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他死磨硬泡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把二斤茶叶交给了连长，领到一支三八大盖枪，往地上一戳，枪口的准星正好到他的眉毛。

他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他的父亲叫林十度，林十度死了，这个故事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死了，不悲壮，也不凄惶，只是一次通常的死亡。他一直惦记着爸爸的话，只是不知道十五岁能不能回家娶媳妇，部队从张家口往南一路打到高碑店火车站，离黄河还有千里路，到长江就更远了。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日，连长就把拿下高碑店火车站这一天定为他的生日，六月八日。

攻打高碑店火车站战斗打得激烈，林不寒扔出三颗手榴弹，比用步枪更显得有把握又来得痛快。第四颗手榴弹他是从连长腰里拽下来的，嗖地一下扔出去，把刚晕头转向爬起来的敌人一条腿炸飞了，然后开枪击毙了已经丢了一条腿的人。清理战场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也是一个连长。

“报告连长！”林不寒很高兴，“我消灭了一个连长！”

“好！你很勇猛，而且聪明。”连长想了想，叫：“林不寒！”

“到！”

“派给你一个任务，往西七八里，去拒马河，天一擦黑就出发，给我抓个舌头回来！”

他不知道什么叫“抓舌头”，连长一解释他就明白了，就是从敌军的阵地抓一个活人回来，让他仔细叙述他们的情况，以利于我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成果。连长交给林不寒一把手枪，让他赶紧插在裤腰带后面，天已经擦黑了。

林不寒换了便装，穿着一件开襟小马褂，戴上一顶晒得发黄的大草帽，看上去更像店铺的小伙计，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任务是抓到“舌头”后立即往回赶，部队天亮以前要往西推进，连长、营长和团长一起担心这么不禁打的敌军一定是往西撤了，退到了拒马河一带。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林不寒将跟刘屋相遇。

刘屋也要出门，他家的村子挨着拒马河。父亲刘大房支持儿子出门去，但不许他带枪，身怀利器，难免杀心骤起。刘大房不放心儿子扛着老步枪在村子里走来走去，这把枪是他用五斤茶叶换来的。祖上开始就贫寒，三代人种着不属于自己家的土地，好在他能走善跑又爱扛能挑，九岁就进了县城到江家茶铺当伙计，现在三十九岁了，还是个伙计。这几天要收麦子，江老板放他回家帮地主东家割麦。还因为一个传统，每年麦收的时候都要在打麦场上“斗茶”正是各路茶商和品茶高手显摆技艺的时候，今年轮到他们村。

刘大房泡了一壶好茶，看着儿子，喜上眉梢地说：“我儿，快去快回，爸要跟你品茶，这可是藏在你爷爷身边的好茶啊！不等明天给那帮假装懂茶的王八羔儿操的们喝！”

“那王八羔儿操的成了团长啦！”刘屋把老步枪掖到土炕的褥子底下，说，“就是咱村地主刘富的二小子刘有财。”

“刘有财自己搞的武装团长也是自封的，成不了气候！”刘大房说。

“可王八羔儿操的回来了，带着五个人把村西头两户人家十几口子人抓了起来 往拒马河边的芦苇荡子里赶呢！”

“刘有财跟柳家和王家结仇了，柳家和王家分过他们家的地。”刘大房说。

刘屋气狠狠地说：“那还是咱们村儿第一次解放时候的事呢！王八羔儿操的记仇！”

“我儿不要多说话，悄悄地去，悄悄地回，看你喜欢的王丫丫在里头没有？”刘大房说，“王丫丫要是在里头，刘有财就是动了我儿的心尖了。”

“我还喜欢柳家的柳姑娘。”刘屋十分肯定地说。

“甭管是王家的王丫丫还是柳家的柳一眉，外乡人，迁到咱们村落户有年头了，还是乾隆皇帝的圣旨搬来的。王家祖祖辈辈当先生，教书；柳家世代也当先生，行医，像老爸到县城为江老板卖茶一样，都是咱县里祖祖辈辈有文化又有品行的人家。”刘大房用烧开水烫着两个盖碗，怒怒地说：“那王八羔儿操的要真敢杀柳家和王家的人，你就带上五斤好茶叶赶紧去县大队 让他们出来制止 我估摸着来得及。”

“那倒是！”刘屋信奉爸爸的话 拿起警帽小心地戴在头上 说：“老爸 我去瞅瞅。”

刘屋穿着从设计到做工都十分诡异的警服出了门，急急忙忙地往村西头走，对把自己送进危险一无所知，因为他确实看上了王家的王丫丫和柳家的柳一眉，将来娶到哪个都幸福。娶了王丫丫，从此会识字；娶了柳一眉，有病就不愁。王丫丫和柳一眉一个十三，一个十二，都在县城里读中学，大姑娘上学可是了不得，县长那王八羔儿操的一共才读过两年私塾啊！自从春天在拒马河光着屁股洗澡看见岸边美丽的王丫丫和柳一眉，就决定离开江家茶铺，这辈子要吃上皇粮才行，磨着老爸用五斤好茶叶换来了盐警的差事，可盐警只发棍子没有枪，他是惟一有枪的人。当然，知道的人不多，只悄悄地给王丫丫和柳一眉看过，把俩姑娘看得满脸欢喜，双面羞红，都说他有一杆好枪。

刚出村口，他停住脚，一个不是乡音的人问路。林不寒用草帽做扇

子，扇着对襟马褂，笑眯眯地问：“老乡？不，长官，你们村儿哪地方卖小河鱼？”

林不寒路上打听清楚了，拒马河畔的这个村有闻名十里八乡的小河鱼，是一种天下少见的奇鱼，有两个头，长到半寸死活也不肯长了，被人捞起裹上白面放到油锅里一炸，味道鲜美。

林不寒把草帽又戴到头上，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说：“小长官？问你话呢。”

“我还不知道你问我话？”刘屋有心事，望着夜幕下的芦苇荡，不知是急是热，冒出一头汗来，说：“北边，村子北挨马路那家卖小河鱼。不过天黑了，小河鱼肯定没有了！”

“哪边是北呀？”林不寒左手揪着对襟小褂扇着，右手伸到后腰像是抓痒痒，笑眯眯地说，“小长官帮我指指。”

刘屋毫不设防地转过身，抬起右胳膊用手指，想告诉林不寒哪边是北。话还没出口，一个冰冰凉、邦邦硬的东西顶在了他的腰上，而且挑过了警服直接挨到肉上。

叭的就是一声炸雷。

这巨响的炸雷一点预备都没有，冷不丁就在头顶夺命般地轰响。就在炸雷玩命前的一刹那，一条一生来也糊涂去也糊涂的虫子从树上掉下，刚好落到了林不寒握枪的手上。林不寒天生怕虫子，一生痛恨软骨的东西，炸雷又给了他受之不起的一惊，手一抖，枪居然掉到了地上。

不是刘屋反应快，可能因为想告诉这个人北在哪里的动作快，就在枪顶腰、雷炸响的同时他十分爱惜的警帽也离开了脑壳，他正好弯腰捡帽子，又拾起来手枪。

刘屋握着枪，看了看，递了过去，说：“给你，别贴着我肉啊，痒痒。知道吗？天下有人疼的人身上的肉碰哪儿才都痒痒呢，我老爸说的。”

这是他们两个多少年也终没理清脉络（原则或方法）的一件事。林不寒坚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慑力震住了刘屋，刘屋坚持主张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林不寒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认定他是一个笑眯眯的“笑面虎”，阴险，狡猾，甚至有点赖。

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枪又回到了林不寒手上。他拿着枪在刘屋的脑门上晃了晃，说：“告诉你吧，傻家伙，我不买小河鱼，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抓舌头，现在你是我的舌头了！”

“我舌头能长在你嘴里，尽妈的胡说！”刘屋有些气急败坏，倒是很诚恳，“先到我家去避避雨吧！”

“那就到你家去吧！”林不寒被突降的暴雨打得睁不开眼，说：“你给我们连长老实交待你们部队的情况，然后再让我们团长审你一遍，要是两回说得不一樣，你就死定了。”

“有什么不一样？”刘屋大声说：“我们县大队就七个人。”

“七个人？”林不寒有些惊异，强忍着问：“你们是什么部队？”

“我不是当兵的，可也吃皇粮！”刘屋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我是盐警，看管盐库和卖盐的。”

“我说你没枪呢！”

“谁说我没枪？老爸不让我带，怕被人抢了去，那可是我老爸用五斤茶叶换来的！”

“你们家卖茶？”

“我们家帮江老板卖茶。在县城里，江家茶铺。”

“我说你身上一股发了霉的茶叶味儿呢，用掺了喇叭花熏出来的花茶。”

“你能从我身上闻出花茶的味儿？”

“当然能了，我还能闻出龙井和碧螺春呢！”

“吹牛皮吧你！”

“你他妈的两次骂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林不寒有些怒火中烧，又用枪顶住了他的肚子，“再骂一次我一枪崩了你！”

“我没骂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刘屋不无委屈地说，“还盼着你们来呢！你今天可以一下弄到六条枪，我的那杆大盖枪不会给你，你得杀刘有财那王八羔儿操的去！”

“刘有财是谁？”林不寒说，“一听这名字就不是好东西！”

“第一次解放的时候，刘有财的爸被你们部队枪毙了，愣打了五枪才

打死，我老爸说的。刘有财跑了，跑到野三坡当土匪去了，今天带着五个人回到村子里来，把我爱上的两个姑娘和两家子人都赶到河边去了，你赶紧让部队来收拾了这帮王八羔儿操的！”

林不寒知道了，有一个叫刘有财的王八羔儿操的带着不知哪乡哪土另外五个王八羔儿操的进了村子，要杀分过他们家地的乡亲，这属于形势突变，或者叫情况紧急！他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执行命令，抓一个盐警当舌头回去算是完成了任务，他将成为一个好战士；违抗命令，把十几个乡亲从王八羔儿操的们手下救出来，他将成为一个真英雄。

有点难。

林不寒决定先把这个人押到他家，避一避缺心眼的老天爷这场不知道跟谁赌气又玩命的暴雨，再做出是执行命令还是违抗命令的决策。他问：“你叫什么 爹大了？”

“我 我叫刘屋，十五。”刘屋说；“你呢？”

“走！刘屋！”林不寒大声命令道。

刘大房坐在一把老木椅上。他的名字叫“大房”，实际上祖祖辈辈没人住上过“大房”就是这么两间（实际上是一间房子，中间有一根房梁，就叫了两间）又破又小的屋子。他一直跟儿子刘屋说，将来他们家一定会有三间大房子！坐在有明净玻璃窗的三间大屋子里，看满院子的蝴蝶飞舞，听满世界小鸟乱叫，吃最想吃的白面烙饼裹上油炸小河鱼，那可就是神仙都过不上的日子了！

没有一个像样的家，但他有一壶好茶，就放在也是传了几代的八仙桌上，深呼吸，吸溜着鼻子闻茶香。门吱呦一声响了，看见儿子进了门，很高兴，他就高兴地说：“我儿，你还带回一个人来？他是谁？”

“不是我带来的，老爸，是他带我回家的。”

“我儿，你不识路，连家都不认识了吗？”

“老爸，儿识路，可没用，他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刘大房忙站起身，说，“我儿好本事，能把解放军带回家！刚才你八婶来过了，说刘有财把王家和柳家两家人真的都赶到了河

边，你们不去收拾刘有财那帮王八羔儿操的，回家干什么呀？”

“老爸，他就一个人收拾不了那帮王八羔儿操的。”

林不寒有点心虚，赶紧说：“我可不是一个人，大部队马上就到！”

“那先喝口茶！”刘大房说，“刘有财那王八羔儿操的讲迷信，你八婶说皇历上今儿个不能见红，见红不吉利，杀人见血要等到子时一刻。大部队子时一刻不到，你们俩男人俩鸡巴两条枪，照样能收拾了那几个王八羔儿操的！”

这话有理。林不寒抬起头，看着刘大房把小铜壶提到齐眉高的地方，掀开一个盖碗的盖，一股湍急细流的水柱直泻而下，果然有沏茶的手艺。跑了七八里路，真的有些口渴，右手握着枪，左手接过盖碗一仰脖喝了。

猴急的把一碗茶咽下肚，林不寒吧唧吧唧嘴，果真是好茶，说：“再给我来一碗！”

刘屋走上前，接了老爸手中的壶。林不寒把盖碗又放回桌上，看着刘屋也把壶提到眉毛高的位置上，壶嘴儿对准了盖碗，等着看那水柱泻出。没有，铜壶在刘屋手腕上转了一圈，滴水不漏，忽地又绕过头顶，不是魔术就同杂耍一般，稳稳地定在空中。手腕颇是有力，距盖碗三尺远，水柱冒出，拉长又缩短，一上一下，细细的水柱顺着盖碗斜钻入底，茶叶上下打了两个滚，并不停当，神奇地向左旋转。他对刘屋真的是刮目相看。

他惊愕地怔了一下，忽地就想起了父亲，跟父亲学了一门精湛的茶艺，甭管什么茶，捏一片在手，放一片进口，是春茶还是秋茶一卷舌头便知，还能说出这茶是什么时辰采下来，茶树长在坡南还是山北，就连采摘的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看了刘屋这般功夫，他端起盖碗，品茶的身姿手态和脸上的形势也不能示弱。仔细看着仍在碗中轻浮飘晃的游茶，闭嘴，憋气，凝神，用一股丹田气轻轻地拂出，给了碗中转茶一点外力，只见嫩绿的茶叶又游荡起来。用鼻子缓缓地吸了一口气，让茶的芬芳深深地浸肺，这才呷了一小口。碗在手中不动，左右转了一下头，又喝了第二口，舌头在腔中顺着上膛往外搂，嘴唇紧闭，舌尖又顶住下齿往里收，这才让口中的茶水往喉咙里去。轻张嘴，慢呼气，细细品咽，回味无穷。

“好茶真是好茶！”林不寒赞叹道。

刘大房笑着问：“怎么是好茶呢？”

刘屋觉得这人形姿神态摆弄得都不错，但未必真有品茶的功夫，冷冷地说：“吹牛……吧你能喝出这是什么茶吗？”

“碧螺春。东山朝南窝风的树阴下不是西山向北直晒的当风中。”林不寒微闭着眼睛，在回味中继续总结着，“用的是雨水，桃树枝烧开，火里还加了花生皮、甘蔗秆，一滚熄火，添了新麦秸再焖。”

刘大房大惊大喜，双手一拱，热烈地说：“神！想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还有如此茶神！”他后退一步，为林不寒让了上座，道，“解放军，请！”

刘屋还是不太服气，自己才是拒马河一带的“茶童子”，只因家穷登不上江老板的“茶神”之位，自幼随老爸到江南为江老板贩茶，想想也有七八年！只因此人说出的茶和水无一不言中，还想再考考他的功力，就说：“茶是说对了，用的什么水，怎么烧的说得也没错。但是，你可知这茶是怎么装又放在哪儿存的吗？”

“罐装。蜡封。穴藏。”

说对了。

刘大房的极品碧螺春，本是两年前春节江老板的赏赐。不因过年，因刘屋的爷爷过不上年了，死在农历腊月二十三的前夜，连传统的小年都没能过上。所以，江老板这茶该是纪念他家第二代老伙计的。刘大房便把茶装进陶罐，用火蜡封了，埋进坟里，陪了父亲两年一季，这才舍得拿出来，只为了明天打麦场上的“斗茶”显露身手。遇到林不寒这样的茶神，他赶紧让儿子从土炕褥子下面取出老步枪，跟了林不寒急急出门，到拒马河边去收拾那几个王八羔儿操的去！

林不寒带着立即起义参加革命的刘屋出了村，悄悄地潜伏到芦苇荡里，暴雨来得急也去得快，月亮还是那么大，星星还在那么闪，林不寒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没膝水中的柳一眉，在月光下俊秀得了不得，圆圆的胖奶吸收着月光，好一个漂亮的姑娘！

柳一眉旁边站着一个丫头，背朝着这边，天生一股倔劲。刘有财扯她的衣服，她怕露了身子肉让王八羔儿操的看见，挺着脖子转过来，林不寒看见刘屋的眼里冒光闪火一般。

林不寒小声说：“等革命成功，我就娶你们村的姑娘。”

刘屋说：“要娶咱们俩一块儿。你要哪个？”

林不寒说：“没想好，不知道哪一个能相上我？”

刘屋说：“那个眉毛弯弯的，是村里郎中柳先生的女儿，叫柳一眉，跟父亲学了手艺会抓药伺候人。那个挺着脖子连老天爷都不服的叫王丫丫，是镇上教书王先生的丫头，识字会曲儿。”

“我喜欢这个不服气的姑娘，腰子细，脸皮儿也错不了，她叫王丫丫是吧？”林不寒看出刘屋一脸的不高兴，又赶紧说，“我爸有病，要不我就娶那个会伺候人的姑娘？”

刘屋咽了口唾沫，说：“你总不能跟我们江老板一样娶俩吧？你爸既然有病，我就把柳一眉让给你了，那个有骨气的王丫丫是我的！”

林不寒悄声说：“真谢谢你了，刘屋。不过说心里话，是我把王丫丫让给你了！”

刘屋说：“先这么定吧，反正是十年八年以后的事！咱俩在战场上别都死鸡巴了，白说了！”

“好，咱俩都别死！”林不寒小声说，“咱俩换换枪，你手腕硬，用手枪。我习惯用步枪，准一点。”

刘屋就把老步枪递给了林不寒，接过来手枪，用双手托着瞄准了正举头望月的刘有财。

“你干掉那个大个儿，我收拾了这个瞧月亮的王八羔儿操的！”林不寒悄声说，“还别说，你们这地方骂人的话还真解气，我也学会了。咱俩同时开枪，一枪一个。”

刘屋拍了林不寒的头一下，说：“兄弟，你说几枪就几枪！”

叭！叭！

枪声响了，两枪，两个王八羔儿操的都没来得及吭一声就栽倒了。

林不寒和刘屋冲上去，同时高喊：“缴枪不杀！”

有一个王八羔儿操的突然跳进河里，刘屋向水中开了一枪，林不寒说：“省点子弹！一共就三发！”

剩下的三个王八羔儿操的跪在水里，把枪举过了头顶。

王家和柳家两户人家十几口子人似从惊梦中醒来，脸上还未来得及透出喜色，太突然。

刘屋喊：“乡亲们，我是刘屋，盐警！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叫林不寒，一起救你们来了！”

林不寒听着不是味，说：“娘的，你现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对，对对对！”刘屋拍了自己脸一下，“我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林不寒就这样带刘屋参加了革命，真的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解放以后刘屋才跟林不寒一起知道，他俩活着，两个人的爸爸都死了，算一下时间，该是林不寒当排长的时候，刘屋当了班长。林不寒当连长的时候，刘屋刚当了排长。林不寒当营长的时候，刘屋慢了半步，副连长。林不寒没有当到团长，转业了，刘屋和他一起来到了北京长安建筑总公司。林不寒当了长安二建一工区主任，刘屋成为队长。他俩同年同月同日举行的婚礼，林不寒跟柳一眉结婚，刘屋娶了王丫丫。柳一眉进了长安职工医院，成为一名护士。王丫丫到了长安子弟小学，当老师。

长安子弟小学在原校址上向外扩建，总公司把这个工程交给了长安二建，由林不寒领导的一工区负责。他愣乎乎地打破了平均主义，在当时几乎是异想天开又胆大妄为地搞起了包工、包料、包管理的“三包实验工程”，树起了长安二建的一面旗帜，第二年出任了长安二建的总经理，刘屋上任一工区主任。时间：1961年1月13日。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刘屋的儿子率先出世。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叫刘三舍，目的是将来能有三间大房。刘三舍被撂在长安职工医院的婴儿房，躺在一张硕大的床上，不是那种每人一个小床，而是整整躺了一排婴儿的大床。第二天上午刘三舍才第一次睁开细长的眼睛，旁边又送来一个新生命 护士把这个婴儿放得离他很近 刘三舍眨眨眼睛 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孩子是柳一眉生的，林不寒的儿子，眼睛又圆又亮，取名林热，

坚持住了林家祖孙三代的名字都跟温度有关。林热不像刘三舍那样等了一天一夜之后才睁开眼，他差不多没一会功夫就决定看看这个世界。护士没有把他的头摆正，结果他生命中的第一眼就看见了刘三舍，而刘三舍也正歪着脑袋看着他。两个人如此相近的面对面，刘三舍哇地一声就哭了，林热哇地一声也哭了。

林热告别幼儿园，没有什么奇迹。而刘三舍发生了告别童年关于自己的著名叙述。这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林不寒陪着总公司和北京市的领导来到长安幼儿园慰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破天荒地进行一次现场直播，刘屋就从工地大喇叭里听见了儿子的声音，高兴得不得了。

领导说：“你叫什么小朋友？”

“刘三舍。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因为我爷爷说将来我们家一定会有三间房子，所以我就叫刘三舍。我爷爷叫刘大房，爸爸叫刘屋，我们家人的名字都跟房子有关系。”

领导说：“好，有房子就有家嘛！小朋友，长大了，你要干什么？”

“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领导说：“小朋友，这不对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就解放了全中国啦！”

“爷爷反动！”

领导说：“小朋友，爷爷怎么反动了啊？”

“我表舅说，我们还没有解放全中国呢！因为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爷爷怎么把台湾给送人了？”

传来了林不寒的声音：“这是考你呢！”

领导说：“小朋友，爷爷故意考你呢！很多人以为全中国都解放了，”停了一下，又沉痛地说，“忘记了台湾，这是一种极为反动的思想。”

“爷爷再考考我！”

领导说：“告诉爷爷，还考你什么呢？”

“你问问我有多少根指头？”

领导说：“你有多少根指头啊？”

“十一根。”

领导笑着说：“你多长了一根指头？”

“没有。我左手五根，右手也是五根。”

领导说：“那不是十根吗？第十一根在哪儿呀？”

“爷爷真傻，我还有一根小鸡鸡呀！”

领导终于恼羞成怒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

长安实验楼工地上一片沸腾。长安二建的人听这种广播真的很开心，刘屋有点气急败坏地说：“这小王八羔儿操的！”

刘三舍就这样被很多人记住了，那位慰问长安幼儿园的领导离开幼儿园后再也没有回家，被红卫兵揪斗了，全因为他胆大妄为地放弃了台湾。刘三舍不知道这件事，现在他要上学了，站在了巴凡怡面前。巴凡怡是老师，他喜欢巴老师的大花裙子，说：“老师，我喜欢你的大花裙子。”

“这孩子！”巴凡怡吓了一跳，笑了笑，扬起头：“你叫什么？”

“刘三舍。”他说，“我们家一定会有三间大房子。你们家有吗，巴老师？”

“还没有。”巴凡怡拿出一张表格，笑笑，写上了“刘三舍”三个字，问，“告诉老师，谁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

“我爸爸。”他说，“我最敬爱我爸爸！”

巴凡怡和刘屋都吓了一跳。

“不过我爸爸不是领袖，是主任。”他说。

“那谁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呢？”

“我表舅！”他说，“他叫林不寒，我爸和我妈说我表舅是长安二建的领袖！”

巴凡怡四下看了看，还好，没有人注意学校操场上的这张桌子，李红旗校长在巡视别的地方。她决定放过这道题，在考核表格第一栏上打了一个对勾，然后拿起桌子上的两张图片，先举起左手的，问：“这是什么？”

“小鸡。”

巴凡怡笑笑，又举起右手的，问：“这个呢？”

“大鸡。”

刘屋又一次证实儿子是一个喜欢把问题具体化的人，而且善于发展，不是自己掉进坑里就是把别人带进陷阱。儿子本来没有必要说出“小鸡”或“大鸡”，只要说出是“鸡”就行了。这是两张印刷并不精美的图片，精美的是图片上面的烫金大字，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当然，刘三舍还不识字，这道题的考核要点是别的，关于数字。

“一只鸡加上一只鸡是几只鸡啊？”巴凡怡问。

“是一只小鸡和一只大鸡。”刘三舍答。

巴凡怡知道正在遇到一些麻烦，继续努力问道：“是几只呢？”

“就是一只小鸡和一只大鸡啊！”

刘屋有点起急又生气，说：“你怎么这么笨，是两只鸡呀！”

“不一样啊，一只大一只小怎么能加在一起呢？”

“你管他大小呢！”刘屋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就是两只鸡，两只大寨的鸡！”

操场上一阵骚动，或者是一片哗然。入学测验题都一样，就是说上百个孩子和家长都见过这两只鸡了，但没有人如此大胆又大声地指出这是“两只大寨的鸡”。李红旗终于大步朝这边走过来，长安子弟小学的校长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巴凡怡比刘屋要紧张，脸莫名其妙地红了，赶紧又拿起一张人人都知道的伟大的建筑图片，问：“这是什么？”

刘三舍笑得咯咯地，说：“那还用说，是鸡窝呀！”

问完鸡就该问鸡窝了，这是他所理解的常识，甚至包含着一种缜密的逻辑关系。幸亏这张“伟大建筑”的图片是故宫，不是别的地方，但还是让刘屋恼羞成怒，扬起手就给了儿子一个耳光，把他夹在胳膊底下，边走边说：“小王八羔儿操的！多亏那是故宫，巴老师要是用人民大会堂考你我就死定了！你这他妈孩子怎么这么缺心眼儿啊？上什么学，在家待着吧！”

李红旗看着刘屋的背影，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巴凡怡没听清，问：“你说什么，红旗？”

刘屋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刘三舍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大塔吊，兴奋得不得了，早把挨的那个嘴巴忘了，非常喜欢工地上的人都叫爸爸“主任”的热乎劲。

一个人说：“主任，太棒了！咱们这个工程可是全长安的骄傲啊，北京最高的楼，妈的足足有二十四层呢！”

刘屋说：“这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献礼的工程，而且用的是新型建材！大干三年，这座长安实验楼后年春节竣工献礼，‘文化大革命’就要完了！”

另一个人说：“主任，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要完了？”

“你这王八羔儿操的！”刘屋气急败坏地说，“我说的是完成的完，不是完蛋的完，你也能害我呀？”

这个人不无委屈地说：“主任，什么叫我也能害你？我着急，林不寒去总公司汇报，被扣住回不来了！”

刘屋大惊：“什么什么，为什么？”

这人说：“还不是那个‘长安经验’？当年是旗帜，现在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的尾巴，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主义的臭虫！总公司刚来人，把宣传科的姜仁人找去了，要让他写个活报剧，要把林总押到工地来批判！”

“王八羔儿操的！”刘屋大骂了一句。

“主任，你骂谁呢？”这人问。

刘屋抽了自己脸一下，说：“妈了个x的，真是的，主任这是骂谁呢？”

刘三舍不关心这些，兴致勃勃地看着大塔吊说：“主任，这些大玩具都是咱家的？”

刘屋跺了一下脚，说：“你们谁没儿子？快把他领走，我送人了！”

刘三舍哇的一声哭了。

“不许哭！”刘屋又拍了他头一下。

“为什么不许他哭？”这个人好奇又关切地问。

“因为他是刘三舍！”

# 第一章

这个世界很是奇妙，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奇妙，天气一凉，妈妈给他穿上棉袄的时候，天上总要掉下一些东西来，白色的，轻盈而柔软。一到这时候刘三舍就喜欢扬起脸，迎接一小片然后又一小片东西贴在脸上，有点凉，融化了，像妈妈的吻。

妈妈说，这叫雪。妈妈的吻像雪花贴在脸上那样，有点凉。

第三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的时候，他还没有上车，站在车站快变成了一个雪人。紧眨着眼睛，睫毛被雪花粘住了，还是看见巴老师举着一把大伞离开学校的门向他跑来，快到马路上的时候狠狠地摔了一跤，大花伞掉在了地上，滑向公路，一辆来不及停住的汽车从大花伞上碾过去，谁也看不出来那是一把大花伞了。